

大匠何夕瑞

□ 蒋蓝

大匠之大

2019年1月21日，天色不佳。蜀地特有的厚重低云，刚好擦过楼群与细弱的树巅，逐渐将街巷的缝隙填满。一路上的交通红灯拼命闪烁，犹如城市的密集恐惧症。人在雾中游，闲人们顿感飘飘欲仙，大发“诗意的栖居”之感叹，而更多的劳作者则在地铁、公交车、电瓶车的拥塞之间一脸焦急。我换了三次车，与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等人见面，应邀参加一场文化讲座。我对敖院长说，我采访过川音多位教授，尤其是何夕瑞。敖院长“哦”了几声，正身对我讲：“大木匠前天病逝了！”

那个总是置身木头的深处、竭力张开感觉捕捉声音的人，就一走了之？所谓“好人不长”，暗含了他们长期消耗过巨的态势。犹记得7年前夏季的一天下午，我来到他位于荣昌的家，燥热的空气中一股浮荡着木香和酒香的气味。头发浓密的何夕瑞肩膀宽阔，举起提琴讲解，一会儿又拨弄古琴，但我听到了立体的古琴声，大感惊讶。何夕瑞一笑：“这是古琴放在‘增音桌’上，声音通过类似音箱的原理放大出来的结果……”明清时期，古琴相继有了琴桌。大木匠“增音”理念来自于小提琴原理。琴桌的外形要美观、典雅，要有中国文化气息，因此选择了明清琴桌造型。他的发明前无古人，是他试错上千次、持续10年的成果……

他起身下楼，我随他前行。他环视着那里悬挂着的上千张剥成薄片的木头，木片三尺多长，约一二尺宽，他就像一个君王巡视臣民。那是大木匠专门为三圆琴琴板发酵打造的地下室。地窖内放满了各种美酒，为的是酒气能在地窖内发酵，增加琴板的应力。“我滴酒不沾，但是我这些年跑遍了剑南春、茅台、郎酒等酒厂，就为了寻找合适的菌种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一根锃亮的细长竹棍轻轻敲打着木片，木片裙子一般旋转，裙摆的花朵撒开，泼出一缕缕高低不一的奇妙声响。凡人耳朵听听也就罢了，他纹丝不动，半闭眼睛，才开口：“这些木头还有不少水分，声音发浊；有些木片的纹理不均匀，音质遭到堵塞。还要风干几个月，就差不多可以动手了。”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，这些制作提琴、古琴的木材，是大木匠的万千化身。

我随敖昌群院长来到室外，他对我回忆：去年年初，何夕瑞被查出已患胃癌中晚期后，他抓紧一切时间，就在病房里完成了世界第一只“移轴、泡桐木中音提琴”的设计和制作。敖昌群对我解释道：“中提琴是乐队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因琴体过大不好演奏，下把时影响音准节奏。但何夕瑞破天荒地吧琴头中轴向右移动，制作出两把与众不同的移轴中音提琴。经我和国际知名音乐人苏立华先生以及几位国内外收藏家、鉴赏家试奏

后，感觉太奇妙了！”

具体情况是，四川音乐学院前院长、国际知名音乐人苏立华先生和敖昌群等国内外几位收藏家、鉴赏家来到何夕瑞制作室，试奏2把392型中音提琴，专家震惊。何夕瑞破天荒地吧琴头中轴向右移动，这样整个琴头不在了！他悄然改变了延续三百余年的模式。何夕瑞这种“犯众怒”的设计，成立的唯一依据就是其音色与各种琴的效果对比。专家承认琴的音色各有千秋，但何夕瑞的移轴琴更方便。

身怀绝技者，也有常人之情。大木匠在人生最后时刻，渴望举办一场提琴音乐会和研讨会——用自己制作的三圆琴和钟鼎琴来演奏……2018年5月4日，曾经身强力壮的何夕瑞体重降到几十斤，比提琴还要瘦，走路困难。每到疼痛难忍之际，他唯一的去处，就是回到自己的琴室拉琴，琴声可以让他忘记心头深处痛的器叫。荣昌区有关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积极筹备这样一个特殊的演奏会。2018年7月10日下午，来自天津、四川、重庆等地的12位知名器乐演奏家齐聚荣昌，为73岁的何夕瑞举行了三圆琴、钟鼎琴专场演奏赏析会。这是何夕瑞生平首次自己的专场演奏会，也是他制琴50年来的演出。

可是，演出就是永别。演出前的最后一个晚上9点，何夕瑞赶到演出现场——荣昌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，演奏者在彩排。听着提琴荡起的涟漪，大木匠的脸色暗下来：“冷气开得太冷，提琴拉出的音色都不准了……”他对自己制作的提琴很苛刻，显然对演奏家也没留情面。每一把提琴上场之前，他都要逐一调音，甚至连话筒的距离也要控制。懂乐理的人明白，提琴对环境有很高要求，每个地方进行演奏时都要事先调好音，环境不好，就拉不出美妙音色。

休息间隙，何夕瑞坐在音控室的木椅上，嗓门没有在彩排现场那么大，他感到疲惫。随行人说，何老师说话10分钟就得休息一会，平时医生会要求他每天不能过度运动，走路也不会超过10分钟。但是谈到琴，何老师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他承认，每当疼痛来临，只要手里拿起他的琴，就是抵抗病魔的最好方式。

第二天下午正式演出，何夕瑞坐轮椅由女儿推行进场。大家起立，有人流下了眼泪。何夕瑞听觉很敏感：“哪个在哭？不许哭！好好欣赏，错过了这一场演出以后就没有了……”演出开始了。在闪烁的灯光之中，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低音提琴专业副教授毕虹，用何夕瑞制作的低音提琴演奏一曲“浪漫曲”后，何夕瑞突然被掌声惊醒过来，他感觉到一种持续的冷。他的泪水早已经流满脸颊。



2006年，何夕瑞在试琴（蒋蓝摄）

初识“何氏三圆琴”

自己修的，是给琴修的。”实事求是地说，他的家其实就是个规划有序的制作乐器的车间。

门前花园里有几位世界小提琴制作大师的雕像，也出自何夕瑞之手。“我做提琴几十年了，有一天觉得，我从没见过先圣的尊荣。”何夕瑞不无遗憾。他口中的先圣就是小提琴制作的祖师爷阿玛蒂、瓜奈里和斯特拉迪瓦利。演奏大师都以拥有他们制作的琴为荣。何夕瑞一直有着强烈地为先圣塑像的愿望。经过反复琢磨，终于把三尊雕像塑好。何夕瑞拍作品拍了照，去找四川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李开祥，李开祥一见就惊讶莫名：“这正是我心中的瓜奈里、斯特拉迪瓦利、阿玛蒂！”

2004年4月16日，何夕瑞被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聘为兼职教授。起因也与他自己设计建造的这座房子有关。当时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参观了这座房子后说：“那是老何梦想的结晶。凭这座房子，他就有资格开建筑学讲座。”

小提琴作为西洋乐器的皇后，发展至今已近完美。何夕瑞对我谈起研制“三圆琴”的初衷：“我是在制作小提琴过程中感受小提琴的思想。我要填补中国民族乐器无低音的空白。”三圆琴的琴头做成了如意状，琴身由上大小各三个圆弧形构成，这便是名字的由来。音孔为吉祥蝙蝠型，琴颈处变成了凹型。这些设计完全不同于西洋小提琴，却富含浓郁的中国风度。造型好似“细颈、削肩、丰

乳、瘦腰、肥臀”，极具大唐神韵。

有人这样比喻，如果西洋小提琴是妙龄少女，那么何氏三圆琴则是风韵少女。大匠固然可以大唐风度赋形与赋性，他的一双手，其实是在招魂。

何夕瑞说，做琴几十年，现在才把琴理搞懂，也厘清了中国的古琴奥秘。木、音、弦的关系，就蕴含在天、地、人的关系中。他渴望建立一套完整的木材与声乐之间的结构体系，经得住时间考验。

有人说，近百年来中国只有两个木匠被大学聘为教授，一是齐白石，一是何夕瑞。有点夸张，何夕瑞毕竟与齐白石有着不小的距离。但他们有一点相同：他们都是从“粗木作”开始与木头打交道的。白石力弱，逐渐从雕花细作发展为国画大师；何夕瑞五大三粗，从制作犁头、水车、打谷机的田野，冲到了西洋乐器皇后身边。这就是命，也是性格。所以说性格即命运。

20岁那年何夕瑞被荣昌一家机械厂选中，改行搞模具制作。但他无师自通可以拉手风琴，这被众人视为“绝技”，三个月后被调到宣传科，工厂举办文艺演出，乐队缺少低音大胡。那个年代乐器也要县团级单位出具证明。他想：可否照着二胡的样子制作大胡？找来鼓皮、木料，终于做出一把大胡。这把龙头大胡因为气候潮湿，音色不亮。他就拿到火边烘烤，同事笑称这分明是“烤鸭专家”。这是他制琴生涯的起点。

“我要做中国韵味的提琴”

冠绝古今。雷氏以雷威最为卓绝，张氏指的是江南张越。经时光洗刷，终归雷氏独步天下。雷威之琴冠有“响泉”、“松雪”、“春雷”、“忘味”、“百纳”等名，盛于唐代开元(714)至开成(836)年间，一千多年来身价与日俱增。雷威做工精细，从取材、制造、到校音、施漆极为考究。琴的优劣取决于选材、斫琴、髹漆三个阶段。自古斫琴必用桐木，所谓“焦尾枯桐”、“龙门之桐”，而雷威却不一定专取桐树。郑弥《嫫媿记》引前人之说：“雷威作琴，不必皆桐，遇大风雪中独往峨眉，酣饮著蓑笠人深林中，听其声连绵悠扬者伐之，斫以为琴，妙过于桐。”大雪压树，树枝欲裂，直到发出咔咔的开裂声，斫琴家由此循声辨音寻木。雷威所作之琴，并不拘泥于梧桐、梓木，而是以“峨眉松”，却比桐木制作的还要好。传世古琴尚未见松木之作。而所谓“峨眉松”，正是峨眉冷杉。

在大木匠制作小提琴的几十年里，他也在研究古琴。这源于一个消息：1977年8月22日，美国两艘“旅行者”探测器携带了一张唱片到外太空，唱片里收录了世界级音乐家精心挑选的27首乐曲和55种地球语言等，其中收录了中国古琴演奏大师雷平湖演奏的名曲《流水》，时长7分37秒。是27首乐曲中最长的。这一新闻在大木匠心中埋下了种子。

小提琴的制作木材是杉木，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杉木被公认是小提琴的不二之选。大木匠怎么办？木材的好坏与其生长的海拔、土壤酸碱度、气候、是否向阳等条件都有关。几十年来他跑遍了国内森林，从北纬20度到北纬45度区域，还到过缅甸、印度、尼泊尔等国家的森林中寻找良材。1983年夏他在西藏森林遇到了狼群跟踪。他身无长物，突然想起了照相机。他按快门，闪光灯发出的光阻止了狼群靠近，但狼决不放弃。闪光越来越弱，他只好拔足狂奔。看到一间屋子透出电灯光，他大声呼救……牧民家的狗猛吼起来，大吠声让狼放弃了追逐，他冲到房子前近乎虚脱。1985年他在缅甸的森林，扰了树洞里一头棕熊的睡眠……

中国最适合制作提琴的木材，就在金沙江流域的干热河谷当中（这是他发现的秘密，嘱我不能提及具体地点）。那里具有与阿尔卑斯山十分接近的地缘和气候，杉木具有细腻的品质。提琴就是两块板：面板疏密适中，具有木实线；背板要有花纹，木声叫“虎纹”，“弹性模量”极佳。



何夕瑞重病期间，音乐界朋友们在何家门口与之合影

金箔之梦

我采访了四川音乐学院好几位看望过病中何夕瑞的教授。根据叙述，我复原出那个置身病榻的人，他的沉默、他的焦急、他的想象、他的幻觉，他不断伸手在空气里取出木片、亮音与黄金，在黑墙白明，析出晶莹、斜照以及火焰的乳汁。提琴的黄金令所有修辞打滑。此时落日穿过他的头发，披光的事物逐一遥远和澄清。幻象将被改编，成为边际的雾气与亮丝。他躺在床上已经一百天，啞灭的火焰使病痛无从隐身。他从阴影直起身，光在溶解，生与死终要和解，黄金要脱离金属弦和焰火，为金子镀金。远处，阿玛蒂、瓜奈里和斯特拉迪瓦利的后庭庭院，鸟翅惊起一层花墙，将女墙的垛口填满……

金箔是你睡眠的上翘，薄得几乎站不住音符。直到箔不是纸，成为光的铰链。纤弱的思，打开飞的划痕，又自困于倦意和饱满。他的低语是那双逼近水面的猫头鹰之翅，高风吹皱春水，翻转阳谋和阴谋，都无法在沉重与轻之间找到栖息的纹理。金子越来越收敛，把王座和爱戴起来，像鸿毛那样找不到土地。他偶尔在林中路拾到一片炸死的金叶，显现诡谲的笑，诱他拐入歧径。当他归来，它却在突然的高度熄灭危机。提琴的

亮音，你这火焰的果核，最微亮的循环之血，是花豹扑出去后，停在风中的那双万物变成石头的眼神吗？是放弃的定义？是诗歌的颤音，还是杨贵妃的叫喊？你要用什么样的手型和骰子，才能顺应提琴易弯的情义？

金子止息了，是非不对称的力量休克后，均衡的高巅与下滑的腰线。金，在非金。顶光的元素浸在世界的深水中，直到金锈蚀如花。直到表象内陷，实体外展。戴尔菲的神谕打翻了作坊和坩埚，只剩大地上的事情。

我看到黄金如病，不变，又有变。

……

何夕瑞留下很多经验之谈，足以构成一部“琴师话语录”。他的“琴结”正是对工匠精神最生动的诠释：“只有踏踏实实在你的能力上竭尽全力、一丝不苟，对你自己的作品要求尽善尽美，最终总会得到大家认可。”“工匠精神的核心是敬业，任何一个成功的匠人对自己的行当都绝对是热爱和尊敬的。”

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：“大学之大，不在大楼之大，而在大师之大也！”在我看来，何夕瑞就是这样的人。是大师的大，大匠的大。

我与大木匠的第二次谈话，是一个月后在成都锦江老马路上的“玉壶清”茶馆，距川音很近。他提一个黑色的大包而来，鼓鼓囊囊，背影像那些游荡在九眼桥头私刻公章的小匠人。大匠与小匠人，区别只在于精气神的云泥立判。他的包里的是一手绘图纸和精密的器乐小薄片。我们聊成都、聊蜀派古琴，聊峨眉山。大木匠说，我去过几十次峨眉山……峨眉上空的云总是轻而慢，具有神话学色彩。只有置身大海或极高山，当云朵俯下身，以匍匐的军团那样冲杀而至时，才会领略到云朵的浓重与坚硬。这就像我与思想的相遇，多半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刻，遭受到它的反手剑与风暴攻击。甚至还没有看清楚思想的容颜，它已经轰然远去了。而留在我身心的伤痛与惊骇，应该就是思想的面目。现在，山巅上的白云突然溢出了墨汁，我确信，它就是思想的再一次君临。壮美而有力的东西，比如出血的文学，比如收藏闪电的树，总是让人在惊骇里学会收敛。

大木匠问我：“你注意到峨眉山的云雾有啥特点？”

峨眉山与别的名山不同：云与雾可以造型，可以彼此转换，云雾与精灵构成了一种停云，它们并不需要躲避阳光，反而在强光下放荡、妖冶。这里有孤零零的成片冷杉林，采取紧紧相拥、密不透风的站位，看上去却是发黑、发蓝。它们团子一般修身养性，吐纳湿度极大的雨雾，团团从密林间涌出，就像志怪传奇，于瞬间生成，又在瞬间完美和谢幕。雾气之中树与树不分彼此，像叔本华眼中的刺猬。因为处于一种迷醉之态，冷杉在夜晚将雾气的浓度调至最粘稠，像是从初恋提炼出的火，以液体方式玉体横陈。我猜，如果剖开树干，它一定会流出乳白的髓。里面晃动着金瓶梅的叙事乳房。

大木匠缓缓地说：“沉默的杉木不开口而已，一旦开口，就有雷霆之势……我们要梳理一下四川的制琴史。”

唐代最为著名的斫琴家是四川雷氏。雷氏家族中有雷霄、雷威、雷文、雷迅、雷珏等，居西蜀成都。雷氏造琴传承三代共计九人，从开元起到开成前后，约120多年，经历盛唐、中唐、晚唐3个历史时期，技艺精湛，声誉广传，世称“雷公琴”“雷氏琴”，简称“雷琴”，而以雷威之琴为其代表，有评谓“其业精妙，天下鲜闻”。

中国制琴史上，唐代“雷、张”二家制琴技艺